

# 慎思錄

三

冊數	記號	番號	部類	中學校藏書	滋賀縣尋常
六	一	〇	雜		

919.5
347
Vol 3

學校藏書印

慎思錄卷之三

貝原篤信編錄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篤信竊謂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天地別無心別無事獨以生物爲心且以爲事而已矣故能見天地生物之理行于四時著于萬物而有默識之者即此知道也程子之言可信天地生物之理人受之以爲心所謂仁也溫和慈愛便是天地生物之氣象也

愛惡二者人情之大端也愛惡正則道行矣其有偏

愛偏惡者是私意之所發所以心之不正而道之不行也衆人之愛惡多出乎私意故愛不可愛者因私昵也惡不可惡者因私怨也所以道之不行也夫愛惡正而當理者爲君子愛惡不正而背理者爲小人身之修與否家之齊與否世之治與亂皆繫乎愛惡之偏正而已正愛惡之義大乎哉量力而動知量而言是智者之所爲所以言寡尤行寡悔也苟不量力而動不知量而言者不免尤悔天之降命也有善惡禍福二者之分善惡之命者因稟氣之清濁純駁故有賢知愚不肖之異然其機

在我可因學而變化變化之則愚者可進明不肖者可進賢故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禍福之命者因稟氣之厚薄豐歉故有富貴貧賤之殊然其命在天一定而不可變化須順受其正不可徼倖而求得故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稟命之所以有二理也

聖人之道本自分明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本自簡易故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然世鮮知之行之者何也蓋因無教無習也

朱子纂輯古昔聖人教人爲學之遺意而作小學書以爲幼學之軌範凡天下之事當慎于始是以初學之要以正趣向循規矩爲先是古人所以有小學之教而所謂蒙以養正聖之功也夫小學之書是做入之則修身之大法備焉然則豈啻幼學之所當從事而已耶抑亦可以終身朝夕循守而不廢凡初學之徒先從事乎此而正其趣向循其規矩則漸收放心養德之功而他日所以多見多聞泛應於天下國家之事物之基本於此乎立矣苟不如此而徒溺於口耳習放浪于規矩之外豈

可爲君子之學乎毫釐之差尚爲千里之謬其始不可不早辨

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蓋衆人不知故天下莫能容是可爲君子若衆人而知則亦衆人耳何足以爲君子哉凡君子之所爲俗人必誹笑世之愚者不知故隨而和之孟子所謂君子之所爲小人誠不知也又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故愚俗毀譽不可妄信况可爲欣戚乎苟以愚俗之毀譽爲欣戚者當見其識趣之卑陋而已豈特君子之道若是而已哉雖雜

藝亦然如昔人稱郢中之歌其曲彌高和者彌寡其曲之高者衆人誠不知也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亦此意而已

凡君子與小人之所由分固在好義與好利之間且至於衣服器物與雜藝之所好惡亦各有不同小人之所好每在淫靡與鄙俗君子之所好每在質良與典雅觀其所好惡而亦君子小人之分見矣好惡可不慎乎古者天子巡守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亦此意也歐陽子

曰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然外欲之附於身世俗之於子也往往溺愛而昏迷無知其惡常遮掩其子之過惡而護之也厚矣是以養成驕惰之性而不悟且雖與無賴小人親暱而不禁故其性日以鑿矣放僻邪侈無不爲已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遂陷於罪惡而臻不能保其身哀哉

二程子之母侯夫人曰子之所以不肖者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此言信哉凡人子之賢不肖母之養成者多矣

大凡世間萬事須思其本初而不忌居宮室則思穴

大居野處之時衣布帛則思未有麻絲時食穀肉則思食木實之時喫烹調則思不火食時居安樂則思病苦之時居富貴則思貧賤之時食嘉穀則思稼穡之艱難煖衣則思織紝之功勞如此則其欲易足其樂易生而驕奢淫逸之心自消矣

隨人爲毀譽者昔人譬諸矮人觀戲場以其無所真見也凡非知人端的則不可隨人而輕爲毀譽不然則不過者鮮矣  
本邦風氣淳美可爲善國也稱爲君子國不亦宜乎然上世草昧之時禮法未備無衣冠之制被髮左

衽娶姊妹媵姪爲婚之類不可枚舉迨中葉屢通聘於中華有所視倣而變其舊俗者多矣其載國史者可看也然則本邦古來雖獨立不臣服于中華然資用於中華之風教者多矣可謂師國不可不知其所本可貴不可輕慢

財是天地所生之物養民之具而其所生有限不可妄費凡其志驕奢而妄費耗者必不能救貧窮蓋重干彼者輕于此其勢常如此必然之理也

問古今有人鬼爲祟者何哉答曰蓋人有氣魄強壯者歟然枉死其氣未能遽消散盡其魂猶能爲鬼

而作淫厲者亦間有之左傳昭公七年載伯有爲厲殺駟帶又殺公孫段國人懼于產立伯有之子公孫洩及良止使有宗廟于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又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能爲鬼不亦宜乎且周春秋曰周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日中杜伯起於道射宣王而死篤信曰是火滅煙殘之理不可謂無此事倭漢古今往往有之而又則滅熄者其厲氣之所殘漸消滅而盡耳子產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之說有旨哉

飲食聲色諸資俸皆所以養身復所以病身也蓋用之中節則養過則病焉用之者所以貴慎節之也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是長者之所以得人心也漢書曰項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愚謂是念舊惡之事乃羽之所以失人心而亡也如本邦近世英雄猛將之亡亦由侮士與不忌人之舊惡也已

權有大小大權非才德大備者不能也如湯武之放伐伊尹之廢置周公之誅管叔是也小權如媮溺援之以手是也是常人亦可行之槩謂常人不可

行權亦未是又雖德非聖賢有行大權而中理者如霍光廢昌邑王是也方此時如自以謂德非聖賢不可行權悠悠失時豈可為大臣乎

李忠定公曰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為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為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兗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率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漢高

光武為法乎至於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今案兩漢魏唐之起皆先定根本之地而據之而後發兵制敵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所以創成大業也

老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愚謂倚伏之理隱微而難見可畏之甚也是衆人之所不知智者之所獨知也盧子諒所謂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及塞翁之所豫言亦皆此意而已

朱子曰好人難得好書亦難得愚謂朱子之言豈不



然乎賢者以下其言不純正者信多矣學者讀諸子百家書者須取其長舍其短庶乎爲得讀書之法苟不察其好否槩乎玩讀者可謂迷也

晉張華之筮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遂爲趙主倫孫秀等遇害本邦管丞相之在槐位以辛酉運當變革三善清行奉書諫之以避位公不從果有西府之敗遷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君子之所以嘉尚也

戰國策曰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篤信案本邦毛利輝元素領中國八州豐臣秀吉公語輝元之叔父小早川隆景曰吾將以筑紫九州易中國八州如何隆景答曰九州比之八州爲甚廣濶恩惠幸甚然今輝元所領之八州皆是彼祖父元就以經畧勤勞所獲之地也不忍棄去且八州尚過大况易之以九州或後日君意生悔吝亦未可測願無移易則其荷恩益深秀吉公感其不忘本而且其所答之誠實遂從其願是和漢同日之美談也

家姪好古病危篤時示之曰吾子之生死未可知也

而得爲人得爲男子得爲王而有祿得父母俱存  
且人生有未免襁褓而早夭者吾子今既近于強  
仕之年不可言凶短折况讀聖賢之書通和漢古  
今之事著書數部播名於四方乎嗚呼其爲幸亦  
大哉榮啓期之二樂奚足以爲羨乎既有義子則  
父母之養亦豈患不給乎人固有年至耄期者然  
其爲人也不學而慙愚韓子曰人不通古今馬牛  
而襟裾豈羨其長生耶凡天地之間有盛必有衰  
有始必有終有長壽者有短夭者皆是天之所命  
各有分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人之常道也奚可

哀耶陶淵明曰可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曰樂  
夫天命復奚疑可謂達者之言也君子存則順事  
沒則寧此乃事天之道終身之事益歸盡之際君  
子一生之太事一念有憾則一世之功悉亡最所  
當慎也故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  
嗟此聖人之教戒也故以告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蓋仁義優善也忠信誠  
於爲善也苟欲爲善非樂之不倦則不能久而不  
失也樂善不倦者是誠于爲善也

君子之道天下之理非聰明則不可覺悟故昏昧蔽

固之人非所得而知也然作聰明之人復多偏性  
往往自矜高而不好問不能取於人以為善所謂自  
用則小也是局量褊狹非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  
善之道故聰明之人亦却傷蔽塞學者自警矜高  
而謙抑遜志可也

經史子集之外有小說之書其為書也歷世衆士之  
所記部帙孔多矣不可枚舉其中可者固多矣又  
可以備參考不可盡廢棄然其所記之中街談巷  
議猥細瑣碎之事神怪奇異之說亦居多矣如此  
者於經史無所輔翼所謂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

闕乃無用之贅言也學者須揀擇而去取之俗情  
大率好奇異厭平常是以捨經史而不讀特好小  
說之書者多矣無益而有損非正學也

知人甚難若能詢謀周悉鑒察詳密而不信讒佞不  
徇愛憎之私是知人之道也庶乎寡過寡悔一時  
一暫隨于他人之毀譽與吾之好惡而妄為褒貶  
為舉措所以多過誤也

家人初九日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篤  
信竊謂家道之始子身婦女奴婢之輩其志意未  
變亂之時為主入者能嚴家法豫防淫逸戒放縱

禁怠荒則無變亂之患所以無後之悔也苟有家  
之始姑息怠緩而任家人所欲則不至變亂者寡  
矣既變亂而後閑之則必至傷恩失義無不祇悔  
故始不閑終必亂矣若夫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亦  
此意耳蓋禮禁未發之前防民所淫凡事慎始則  
用力寡而功多救其末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故防  
閑之道必須於有家之始坊記亦曰君子之道辟  
則坊與防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故君子禮以防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坊記之說  
防民亦猶家人之閑有家也防閑之道有益于人

如此閑之義大哉

爲人之父兄者可擇子弟之所嗜好而早誠其淫僻  
不可姑息而縱其所好是乃閑有家悔亡之道也  
蓋志淫者必好僻苟陷溺之久則雖戒之切扞格  
而難入不可不早戒

綱常倫理天下之常經也且萬世通四夷不可變易  
若夫禮法制度有古今異宜華夷殊俗隨時隨處  
而不相同者自然之理也故天下之事固有可行  
於古而復可行於今者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  
於今者有可行於中華而復可行於本邦者有

於中華而不可行於本邦者古今華夷之異宜如此然則今之制行者須斟酌於古今華夷之宜與否而去取之是可爲知時宜也苟不測時俗土地之所宜妄執中華之古禮欲行之於本邦之今世譬如不知舟車之異宜於水陸裘葛之殊用於冬夏固陋之甚也是道之所以難行也

闕里誌載朱子語錄曰宜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木主祭可也丘瓊山曰塑像設中國無之自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玉無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

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王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闕里誌曰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

或曰本朝於皇后不稱崩只曰薨如日本記書聖仁帝三年十二月皇后日葉酢媛命薨敏達帝四年

皇后廣姬薨之類是也篤信按皇后稱崩昭昭乎中華諸史且續日本紀書廢帝天平寶字四年六月皇太后崩扶桑略記亦書皇后崩者多矣江家次第二十一卷目錄書后崩東鑑三十三卷書歷仁二年去年宜秋門院崩是皆可爲得之矣日本紀稱皇后薨者未知何據或是偶然之誤歟

朱子曰如孝身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篤信謂今世苟有人而以國字作樂章頗令古雅而易諷誦說孝身忠信人倫日用之道

混之以古人之嘉言善行而爲歌謠教人令詠歌庶幾乎有補世教今之俗謠之中有音聲頗不淫哇者然而如其歌章與曲節不可爲教夫樂者可以移風易俗令人感化善惡皆然然則其聲音歌章不可不正

日本紀天智天皇十年置漏刻於新臺始打候時動鐘鼓始用漏刻延喜式陰陽寮諸時擊鼓子午各九下丑未八下寅申七下卯酉六下辰戌五下巳亥四下右日本紀延喜式所載如此然則本朝一日十二時撞鐘鼓晝夜各自九至四之數其由來

也尚矣此數中華歷書亦往往有之說者以爲七  
國時鬼谷子以此數作納音五行其數出於先天  
之圖而初非爲時鼓而作但以納音之所由出故  
用之而爲時鼓之數歟蓋海錄所載十二支之數  
亦然以爲先天之數然則此數自中華所傳也篤  
信竊謂時鼓之數以九起端逐序計之過十則除  
之而用其奇晝夜各然蓋用老陽之數者取陽數  
之極而變者也陽統陰矣故晝夜並用之爲數其  
以子午起端者何也蓋子者陽之始也午者陰之  
始也

後漢明帝馬皇后援之少女也少喪父年十歲幹理  
家事勅制僮御內外諮稟事同成人既正位宮闈  
愈自謙肅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  
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素好儉教授諸小王論議  
經書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勅絕禱祀今按後漢  
書馬皇后好學誦讀其餘嘉言善行多不可枚舉  
可以爲後世后妃之軌則女中之賢哲

後漢和帝子殤帝生百餘日即位在位八閱月而崩  
然列于皇帝歷世之數案日本紀履中帝子爲市  
邊皇子市邊之子飯豐皇女登帝位是仁賢帝之

女兒也在位未滿一年而崩不列歷代之數此和漢異例者也

漢儒無如董仲舒唐儒無如韓退之自孟子以來至于五季以儒名世者不為不多而尊聖學正道術者特此二人而已如韓子固不能無疵瑕然不可以此掩其大體左傳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斯言宜哉凡論人如用材不可以寸朽棄連抱之材雷因雨而發無雨不發夫雨者地氣之蒸上而下也其蒸上者火氣也故其在天上也水中包火是以動而旬旬昔人喻之以爆竹與燒栗之發愚謂此

比喻未切何也爆竹與燒栗一爆而止如雷動則不然譬如以燒力淬水中其水激發而不止火氣洩而止

張耒著四忌銘曰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然未說所以忌之篤信謂著書早則多誤而有悔若流布於世間則後來不可收拾處事擾則亂雜而無章不能濟事立朝巧則非忠實之道或遇福害是室多嗜好則傷財賊身是所以忌之也

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篤信



謂所謂及其世者言一世而巳也本非豐臣氏之起所謂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也故一世而巳夫不仁則天怒人惡故雖得必失之者天意人心之所不與也如足利尊氏之篡奪固可謂以不仁得之也然有寬宥容物之度以不仁守之者未至于如秀吉之甚故其子孫綿綿至十三世二百餘年其間若存若亡危亂不熄是亦天人之所以不與也

程子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一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愚謂古人曰立志要大取洪異

高又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君子之道固不敢離物又不敢逐物夫逐物者放其心而不知求徇其欲而不知友所以失道也離物者去倫理廢人事非所以為道也夫讓與不命文勤儉一者治國保家之道也怠奢二者亡國破家之道也蓋勤業者不怠惰以失時儉用者不奢侈以傷財人振古以來家國之興也無不由于勤儉者其亡也無不由于怠奢也者

富貴榮達之人以佚遊燕樂為娛不知月花山水幽寂之樂意味尤深長唯貧窮不遇之人得享斯樂

然知斯樂而享之者亦少矣况知道德之至樂者乎

韓詩外傳曰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愚謂後世大儒不可得而見得見雅儒斯可矣古人云文人多窮歐陽永叔序梅氏集以為詩之能窮人死窮者而後工也此論可謂當也蓋憂憤苦思者用心精切也故所作文亦好夫窮通有命文豈有能窮人之理乎

世有不學之人於此道也反無大害若有一人讀書而其學術不正其心術不善者為此道之害也不

小是以取士者不可不審

文子曰能欲多事欲少篤信謂能多者文武兼備學藝廣博以應有用也事少者操要守約以治廣衆處靜居安以待躁擾也

名者公器也是造化之所畜不可專得苟徼當時之名者禍必至矣故曰避禍不如避名然存經以揚名於後世顯父母為存之終且古人曰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蓋人有愛憎之私是以方其生時世之所毀譽不中其實者多矣古語曰公論百年而後定矣何也至沒後則以無愛

憎之私也故當時之毀譽者不足以爲公論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亦此意耳是以得當時之名者不足爲貴而得後世之名者爲可貴而已然以後名爲志者是亦微名也非君子之所貴君子唯勉其在已者而已當時之名固不可求而後世之名亦豈可有心求之乎張翰曰使吾有身後之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是輕身之言固雖與汲汲于後名者不同然苟不慎名節放曠而不檢身則其害亦爲不少不可爲達者之言也

司馬公曰正直中和謂之德聰察彊毅謂之才先儒

以此說不爲當何也蓋聰察是知之事彊毅是勇之事是亦可以爲德不可爲才唯能爲聰察能爲彊毅者才也才是能行其德者乃心之力也

有舊惡於我者其爲害也小矣須若怒而毋深治有戕賊於民者其爲害也大矣須深治而毋赦宥

人可有才而不可負才負才者無事生事穿鑿用智以是夸已侮人其害德甚矣大凡人之用才須如用財然用財之道方其有事時苟不得已則須發出而用之不可吝嗇方其無事時則須閉藏而不用不可發出于外苟發露于外而妄費耗則有傷

財招盜之患故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慢藏誨盜用才者苟發露于外而炫耀則有累事夸已之患是才不能用才而為才所使也因負才也

先王之禱祠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起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祥應之矣由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何則有其誠則有其神其為民祈福以太公無我之心宜乎有神明感通之理也詩曰豈弟君子永福不回者其斯之謂與

苟祈已之福祿禳已之疾病禳之無道祠之無禮鬼神豈可感應而降之福祥乎

學者須知所可益知所可損知所可戒知所可守益遷善改過是所可益也懲忿窒慾是所可損也去矜字是所可戒也存謙字是所可守也此四者便是修身之要也

飲食男女宮室衣服財利器玩得之為我有皆是耳目口體之所為快而心之所欲也人身所欲不過此數者是雖人情之所不能無然貪之而無節則必禍害生矣其所快將盡而憂患忽至故曰快意

事過必為殃。遯志齋曰：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張文潛藥戒曰：天下之理，其初有甚快於予心者，其未必有傷；未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禮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誠哉斯言也。

多言尤害事，敗德且不可來。快矣，毀譽於人，譽人過實者固可為不知，况毀人？不中其實者乎？毀人雖中，非忠厚之道。且為招殃之基，况不中其實乎？為君死節之人，皆厚葬而賞祿其子孫，而存恤之賚賜及一族，令國人慕效以死為榮，是明王良將

之所為也

學者有真好道而色莊者，有謙遜溫雅之氣象出于中心而無隱顯之間者，且有居閨門之中與在于公庭，其心事一般而無異者，是可以為真君子。對不信道之人，勿謾說道理，譬諸飲食，未欲飲食而強飲食之，則豈管厭惡之而已哉？反為病患也多矣。

正蒙云：知死之不亾者，可與言性。困知記云：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亾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為理，曰為氣

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化者壽  
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說又可以解學  
者之惑張子正蒙之中猶有可疑如此者何也豈  
偏僻之爲害也非雖賢者難免乎

錢啓新龍記曰以齒自處亦近驕亢篤信曰以齒驕  
人亦與以富貴驕人同夫居鄉黨固當以齒爲序  
以是施異姓則不可也

學者讀尚書論語而玩味一帝三王周公孔子之  
所立教以律宋元明諸士異學之說則可見彼說  
爲邪遁偏黨反側之說與古聖人大中至正之道

不洽然則彼輩非聖道之正派可知而已矣此乃  
不得求是編因知記學部通辨四書存疑四書  
語錄等後儒之辨說而自分明蓋以古昔聖人之  
言爲則以是論後世學術之邪正猶持權衡以較  
輕重食五穀以較稊稗其是非曲直美惡無所逃  
而已然則考諸往聖而不謬者是可爲聖學之正  
派

士大夫之妻若無子則買妾如王公雖后夫人有子  
復多妾所以廣繼嗣續業于祖先也若夫好好色  
愛嬖妾者特是從一時之情欲而已然至有兒息

則大小大事所以上繼先祖百世之業下聖子孫  
百世之統也可不重乎須慎擇於良家之女取性  
行端潔者不要特取容色之美如卑賤之子姦凶  
之女不要取之凡富豪之家買妾則必不擇於父  
家之良賤與性行之善惡唯容色之選求是以母  
儀不正而生子不出者多矣

朱子如說大學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則先知後行說  
論語先博文後約禮說中庸性道教以戒懼慎獨  
爲存養省察之工夫及說西銘爲事君事親之道此  
等諸說聖人復起恐可不易此言也

青箱雜記曰張齊賢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  
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本邦平時亦作和歌百  
首以爲規戒嵯川親當亦作和歌二百首而爲箴  
諫然此二人皆無學識故其詞鄙俚其意亦可者  
鮮矣有志于世教者撰古歌之意義可者又別作  
和歌以曉兒女及卑幼之輩亦庶乎有益于人  
世俗以他姓之子弟娶養而爲義子後來其子以非  
其所生往往不孝順者多矣其義父亦以無天性  
之親不恕其小過督責之刻薄不勝其怒終至父  
子相乖離而兩家結怨苟不得已而欲養親族之

子弟而為嗣則待其年稍長而能察其性行然後  
養之為子庶乎無後患不然則不勝其悔者多矣  
可不慎乎如無親族子弟之性行佳者雖絕後嗣  
亦勝非離者

學者之家雖貧困然藏書之多者可以為清福也朱  
子書藏詩曰簡是儂家真寶藏猶不可羨滿囊金  
是清福者優於不能讀書而財多者

陰陽無物不在一氣之流行為陽凝聚為陰長進為  
陽消退為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溫熱為陽涼寒  
為陰生長為陽收藏為陰動為陽靜為陰木火為

陽金水為陰晝為陽夜為陰明為陽暗為陰仁禮  
為陽義智為陰鬼為陰人為陽鬼為陰神為陽以  
大淑慝之分言之善為陽惡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  
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

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序日本古昔伯稱太郎仲稱次  
郎叔稱三郎季稱四郎近世其稱顛倒失次序兄  
稱十郎弟稱五郎之類往往皆然有志于正名之  
夫士宜復古制是亦正名之一端也正其名而天下  
之法定矣

凡其為人出口多毀譽者其所是非雖中于理終是



凡非君子之事况不中于理者乎只胸中涇渭別口頭毀譽鮮者可為良士也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之稟性亦然若夫原性之本然則無有不善所謂理一也至各成其性則不能齊一有清濁純駁厚薄剛柔明暗敏鈍其高下品格或相什佰或相千萬所謂分殊也欲強一之則不可也

大凡戒人教人之道宜以漸而寬然不可倦怠今人之教人也不急迫則倦怠此二者非為教之道孟子曰中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養謂涵育薰陶之功無

間斷而俟其自化也如是則無急迫倦怠二者之過失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是也敬者不倦怠也在寬者不急迫也是教人之節度也

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又曰知其為小人優以小人處之又曰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韓魏公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篤信謂處世之道宜如此如子弟輩固不可不嚴戒切導然教人以漸以豫防為善凡教人之道敬且寬之所以得宜也忿怒譴責所以不心服也詩曰

載名一載笑匪怒伊教此可爲教誨之良法也孟子曰才也養不才中也養不中蓋養者猶滋養草木即在寬之意也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愚謂財者爲善之實用也不用財則善不虛行焉譬如種植不用灌溉培養之功則無滋潤之益故用財而後人蒙其惠惟可爲善苟嗇用財則如項羽稱婦人之仁雖言語姍姍人不悅服矣誠者爲善之本也無誠則善不徒行譬如種樹無根柢雖培養之無益故有誠而後善可施

人人亦信服苟無誠則雖以溫顏遜辭接人然人不得而信之程子此言豈敢欺我乎哉

人有才能善行誠是美事然自衒而誇耀于別人則招彼之誹笑而却喪其才行方見其量之小若不發露于外而自韜晦于中則其才行亦大且在於中必形於外苟積之久豈憂才行之不顯著乎人之在世也必有愛憎之私是以有褒譽過實者有猜忌爲寬者所以人之毀譽往往不當理者多矣毀譽不可妄信古人曰公論百年而後定又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豈不然乎已之毀譽於

慎思錄 卷之三  
人亦然。夫人誠不易知，故知人，帝堯亦難之。况庸人乎？苟因一事一暫所見聞，輕毀譽於人，往往不中其實，而不謬者鮮矣。是不知之大者，可耻之甚也。人豈可遽為毀譽乎？

衆人恃其有小才而求於見知，人是以其心曲急迫不堪，其躁進是徒知徼倖於名利，而不知安于天命。孟子說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可以為說人之法。夫才不才在己，知與不知在人。於己無加損，何動于中之有今也？人知之則意氣揚揚，喜色顯于外；人不知則心曲戚戚，憂色發于面，可謂

其器識褊小也。

孔孟之立教也，雖有其言不同，而其道即同也。孟子之言皆是所以發明乎孔子之道也。其所以不同者，蓋時然，爾或又聖賢之氣象不能不殊也。

西山心經所載，即是堯舜以來歷代聖賢相傳心學之最要者，而與彼陸王之所謂心學者異矣。學者平日誦之，玩索而有得焉，則雖一編之小冊子，終身用之而有餘。

真西山心經贊篤信，按文選註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云云。然則此贊當以在篇末為正。

敬齊箴尊其瞻視篤信謂此一句本出于論語竊謂其字指我身瞻視二字亦屬我而不屬人是謂嚴正吾之所瞻視蓋無淫視無傾姦而端正目容者是尊其瞻視也非謂可尊嚴吾容貌而使人生敬畏也折旋蟻封所以形容擇地而蹈之敬也動靜不違表裏交正此二句非指敬之效重總括上文而又謂其工夫也弗違者言不違理也墨卿司戒敢告靈臺此本于張華女史箴曰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史記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直謂世人之毀譽往往如是凡毀譽於人者當如以權衡計輕重可以公心平量之不可以私意輕重之然則毀譽於人者可不慎乎若抑揚之太過則所毀譽失其平實而不誤者鮮矣

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愚謂恭默思道是聖學之功夫夫思曰睿睿作聖是慎思之所以通精微也迨其工夫專一而又必有自得者如有神助然故曰鬼神教之古人說學字有兼知行言者孔子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我學不厭曰有曰顏回者好學之類是也其餘

往往以致知一邊言者居多矣論語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曰學而知之者次也曰多學而識之曰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中庸曰博學審問孟子曰博學詳說曰學以聚之之類皆講習討論之事以致知言古人之學固以行為重然非先知之則不能行故古人能知者必能行之明陳刺夫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篤信謂古人說學以知一邊言者多矣又有

以行言者宜隨處而解

本邦古來忠臣孝子廉潔高行者不少雖澆漓季世亦然矣無文士之能記之者往往埋沒無聞者何可勝計耶此為可憾耳

大凡格致之工夫其目有四焉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此四件闕其一則不可也而以博學為規模非博學則雖欲審問慎思明辨然固陋偏狹而無所施功竊謂審問屬于博學明辨屬于慎思然則為學之道其要在學與思而已故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此非以學與思

相對說乎夫博學審問二者求於人也所求在外慎  
思明辨一者求於己也所求在中故雖博學審問然  
不慎思明辨則其所學徒在外汗漫而不能自得  
于心後之學者博學者或有之然不能格物致知  
者豈非徒事博學而闕慎思之功夫之故乎故博  
學審問是闕初發功之事慎思明辨是成終收功  
之事且所學汨濫則駁雜而無功所謂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此六者則格物致知之目  
而博學之序也博學者學之而已是循序漸進而  
自本往末自近行遠者也然則古之所謂博學與

今之博學異矣

邵子曰人之心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  
也可不慎乎邵子意謂人心亦為有天地之神此  
與詩所謂上帝臨汝之意較異者以在天與在人  
之異也其實在天與在人無兩般人心之神明即  
天神之在我者天地之神與人心之神明本自一  
般只有體統與各且之分殊而已故人之自欺即  
欺天也豈非可畏之甚乎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蓋吾心性即天之所賦予在我之  
天也存養於在我之天與事上天無二理無一事

也

抱朴子曰玄蟬潔饑不美噉蜋穢飽愚謂是言君子所以安貧賤而不貪富貴也

家禮曰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始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語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已身已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又曰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愚謂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不能遍舉盡祭故只舉其始終設二位而祭之以統其餘與所謂

自始祖下之第二世者乃始祖之子也已身已上第六世之祖者乃高祖之父也

家禮曰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本註云五月三月者飲酒食肉愚案喪大紀曰五月三月者比葬食肉飲酒闕元禮亦曰諸齊衰三月既葬食肉家禮謂成服之日五月者飲酒食肉未知其為何據

母沒則父為祭主古之禮也今也父不知祭禮則其子可為祭主而祭其母乎不然則不祭而廢子道為之如何苟父不為祭主則於母神王當書之如

何恐父在時難書孝子某奉祀二者請問于父斟酌於時宜惟可也

禮曰祭者不欲屢屢則瀆夫忌日者一歲一白而已如今倭俗每月稱忌日素饌薦奠固非正禮故先輩有乖世俗而不行月忌者竊謂本邦元來無三年之喪雖古制有期喪復廢此禮久矣是以孝子之心不能安如月忌雖非古禮然國俗所同行自幼習之既久矣不忍遽廢姑從其厚而同俗亦可也苟斷然而廢之不行恐幾乎恐刻

太主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以土地之如以飲食不節而害其身者豈其之亦然蓋飲食元是所以養人者苟徇口腹之欲而傷害其身亦此以所以養身者害身也且以此理推則君長之於衆民亦然國家之立君長元是欲養民也苟爲君長而賊害其民是以所以養民者害民也

本邦古來無鞭朴捶楚之刑有罪則斬之苟擇罪之輕者刑之以笞杖施之以肉刑則免寃殺者多矣朱子大學或問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又曰人之理不異於已物



之理不異於人也。愚謂此言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所以心之爲明者，因知物之理也。苟不能格物，則此心只是蠢然頑物而已。何以可開發聰明，致其知耶？

君有當忠之理，父有當孝之理，子有當慈之理，此則在物之理，而吾孝之忠之慈之者，此在我之理也。此雖物我一理，然亦謾混同。只曰一理，則恐於一本萬殊，物我體用處，猶有所未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在物在我之異也。雖然，在物之理與在我之理，通徹無隔，在我之理亦合乎在物

之理，則豈有內外彼我之別乎？以理爲徧在物是。告子義外之說也。以理爲專在心，是陸子遺物之學也。謾曰只一理，亦冥然不明。亂雜無章，只說以物我爲理，一分殊而相爲體用者，恐爲得之。

天下之理得中爲至，學者當以中爲準的。然得中尤難，苟不能得其中，不若過厚之爲優也。蓋躁進孰若乎廉退之過，懈惰孰若乎劬強之過，驕夸孰若乎謙遜之過。故夫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存養熟則省察之功自省力，蓋存養之功深則私意

之發亦自少譬如養元氣厚則疾病之生亦自少也克己之功須以審幾防微爲要防其微則用力寡而成功多矣防其著者反之

聖人有動靜之復而無善惡之復衆人雖汨於私欲亦有善端之發如乍見孺子將入井有惻隱之心是也是乃衆人之復也雖小人凶惡之至然有一念悔悟亦是復也

鳥之欲飛者必伏獸之欲搏者必屈尺蠖之欲信者亦必屈人身夜裏熟睡則來日有力天地之運如冬間寒氣嚴肅則伏藏無限陽氣到來春陽氣

大發暢生物繁茂如冬間溫暖陽氣發洩則到來春發生之時精神薄弱所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是以君子平日無事時靜養精力以待有用之發動如潛龍之在初九所以致飛龍在天也

君子之娛樂也常好閑淡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蓋樂閑淡則久而不厭且有餘味樂閑濃則不久而厭亦無餘味况好樂而荒則樂未盡而憂既生乎

智之明暗固由氣稟之清濁也然如智之小大復必由所見聞之廣狹蓋見聞廣則其智亦大見聞狹

則其智亦小故欲大其智則必先須廣其見聞廣見聞之道無他在讀誦問詢而已矣而讀書之功最是多矣朱子曰未有耳目小而其心智大者也然如廣博于雜學則不能開明心智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天生一世之人亦必生治一世之人故歐陽子曰時不之人而患聞見之不博也然則爲人君之道須博求賢才而在之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蓋爲此而已

在朝廷公所暨於衆會廣坐之中則雖衆人不能爲放恣唯在閨門之中恐自欺欺人之行多若內行未不慎唯於外邊而謹厚焉者皆爲虛飾故君子之道慎內行爲先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篤信謂學者之治六經也須專一故曰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夫農者之用功於種藝也貴專一專一乎此謂之良農苟不專一則秋稼不能豐稔學者治六經者亦然故用功於六經專一謂之善學夫學功尚專一其功效尚自

得不專一則迷多岐而不能直遂不能直遂則亦不能自得何以爲學乎若夫出入於諸子涉獵於百家是治六經之餘事也猶農者之爲陶冶爲漁獵非儒者之所爲專務也

蘇子美曰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皆得精良此亦人生一幸事而得此樂者亦少矣誠哉此言也古來文士多薄命雖中華亦然况本邦乎書生之居室若得此樂則苟完矣亦可以爲清福也

朱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蓋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之類天命卽是性率性卽是道是所

謂直爲也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蓋未發者非卽是中以其未發之時其心不偏故名之爲中發而皆中節者非卽是和以其已發之時不乖戾于理故名之爲和所謂名之也謂之與之謂其意自別如是不可槩乎混同君臣之間嫌疑易生愛憎無常故雖寵遇深厚不可恃也其賢如光武其智如馬援猶不能保其終况他人乎古來人臣不知此理者一旦登崇級則負寵恃勢知進而不知退不顛覆者鮮矣

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蓋言存

入則人亦立我墮人則人亦塞我譬如交慈則子必孝君仁則臣必忠父不慈則子必不孝君不仁則臣必不忠惟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是即感應自然之理也夫君子之存人也非爲求自立猶君子之事親而爲孝者盡在我當爲之道而已何有意于求父之慈乎蓋亦特言其有自然之效而已凡言效者所以勵中人以下也如君子之爲善也不汲汲乎此

本邦之民素無學識而信生死輪迴之說且好奇異而厭平常者俗人之通情也是以好邪術而惡正道此所以天主教之教易入易迷而聖人之道難曉難明也苟非有嚴禁重刑則闢國之人咸爲彼見陷溺必矣然則本邦盡爲妖邪之徒凶逆之賊其害不可舉而言豈特被髮左衽而已乎哉近世奉彼說者以豐州之牧大友宗麟爲最先於其所統領之州郡也毀宗廟火神祠殆以滅而盡矣其餘宗被教者之所爲往往皆如是苟使天下之人牧不禁防之而任其所爲則吾邦振古以來所建之宗廟社稷及后世所祭祀海內之神祠殫盡而無餘矣賴有明君之禁防而天下後世免陷斯禍

民長受其賜豈非億兆之大幸哉定知此禁防嚴制至千萬世不可有改變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者此之謂也

古之君子為己而學為人而仕所謂為己而學者欲修己而成身也為人而仕者欲治人而利國也後之士人則不然為人而學為己而仕所謂為人而學者欲人之知己也為己而仕者欲利於身也故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於人後之士人窮則憂鬱怨尤達則驕奢淫佚夫君子之所為窮通皆有志斯道小人之所為窮通皆有志其

利此乃舜跖之所分大凡君子與小人其所為每相反者職此之由也

天氣有清濁地質有剛柔天氣變動而不息地質一定不移故變化氣質之道濁者或可變而為清然柔者不可變而為剛唯有變其剛惡而為剛善變其柔惡為柔善之理耳此乃可謂雖柔必強也處世寧傷于拙莫傷于巧為禮寧傷于儉莫傷于奢為學寧傷于隘莫傷于雜

世儒以攝養保生者為術者貪生之事只以冬裘夏葛飢食渴飲為養生之道止于此然而死生亦大

矣吾身所稟于天地父母者不可不保重然則保  
養守身之術亦不可不學何可為術者之事廢之  
乎大凡人等皆有術獨養生豈可無術乎

後醍醐帝恢復之後朝政不正禪僧圓月上諫疏可  
謂緇徒之後者也其疏載于東海一瀛集彼僧之文集也

或曰新由義貞若殲尊氏而得其志則反逆爭奪亦  
當如尊氏矣是以櫛正成夙知恢復之巨微也故  
於湊川先諸將速戰死矣愚謂惡是何言也司馬  
公有言曰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應於無過中生有過義貞之事君上也始終勳勞

于王家未見謀救之微兆何以知其必反乎是所  
謂於無過中生有過也蘇老泉作高祖論疑焚噲  
之將反其意亦與或人疑新田氏之說相  
似蓋其叛逆未見奚其逆詐之深刻乎太抵事功  
之學文人之論往往以利害為主而不本仁義之  
正理故其說多慘刻讀之人可辨其當否不可妄  
信而繆迷之也

孔子畏大人者尊其有爵位而敬君上之意非畏其  
勢矣是不驕也孟子藐大人者不畏其富貴而  
屈辱之意非藐其人矣是不諂也蓋畏大人藐富





